

社会



点滴

为何人生多烦忧

□ 叔本华

与低等动物不同的人类，由于有了理性，对整个生命生发的多样观点，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几何的、无趣的、抽象的、简单的计划相比。所以，他和低等动物的关系，就像航海家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水手之间的关系，航海家借助航海图、罗盘和四分仪随时随地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航线和海上的位置，而水手只能看波浪和天气来预估。因此，除了具体的生活，人类时常过着一种抽象生活，这很奇妙，也非常值得注意。

在具体生活中，人必须奋斗、受苦，然后像动物一样死去。然而他的抽象生命，正因为面对自己的理性自觉，所以是对具体生活静寂的反省。我们所参考的就是那简单的蓝图或计划。

在这种安静思虑的环境中，一个人觉得过去彻底支配了他，强烈影响了他的只是枯燥无趣的东西，当下和他也无关：他只是旁观者。

——摘自《读书》

岁月极美

□ 三毛

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岁已经不再回来。我们在五十岁的年纪怀念三十岁的生日又多么美好。

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，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，可能快乐得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偷笑。

相信生活和时间。

时间冲淡一切苦痛。生活不一定创造更新的喜悦。

小孩子只想长大，青年人恨不得赶快长胡子，中年人染头发，老年人最不肯记得年纪。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，死亡难道不是另外一场出发？

成长是一种蜕变，失去了旧的，必然因为又来了新的，这就是公平。孩子和老人，在心灵的领域里，比起其他阶段的人来说，自由得多了。

因为他们相似。

岁月极美，在于它必然的流逝。

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

——摘自《岁月》



00后是怎么享受生活的

□ 李雷

我儿子小学毕业了。小学的最后这个学期，他大概只到学校上了四周课。毕业班会是在网上开的，按要求，他在班会上展示了自己居家自学的成果。展示的最后一项，是介绍自己为了管理好时间，给自己列了一个时间表。

时间表是按我们大人的反复要求才列出来的，疫情期间大人上班也不很正常，三口人常常一起窝在家里，他就很容易被看不顺眼。我们总是觉得他在无所事事，我们就是在提醒他应该去读教材、刷题，或者课外阅读。而且，老师和公众号里的文章都强调，要帮孩子做好时间管理。所以，有了时间表，于儿子而言，是应该少听许多唠叨的。

时间表列成后，我们两个大人一起过了目，在下午两点至三点这个时间段，他赫然写的是“发呆”。他妈妈十分吃惊，问他：“发什么呆，你想啥啊，啥都不想啊？”“谁说啥都不想。享受生活啊。”他说。我们都震惊了。因为我们都没有学会享受生活，至少没有学会那样享受

生活。他又接着说：“我就喜欢躺在那里，啥都不想，特别享受。”

当然，这个时间表并没有执行太久。他甚至从未有发呆超过一个小时。如果发呆超过十分钟，他就要着急，这里走走那里转转，然后装作很自然地去拿手机。你盯著他，他就立即切换成英语单词App，把静音解除，让手机叽里呱啦地念英语。如果你拆穿他，他就装出一副很委屈、很无奈的样子，把手机放下，叹息一声，继续无所事事。

有一回我说：“怎么不去发呆，这不是你享受生活的时间吗？”他总是装着没听见，把目光瞄向窗外，似乎百感交集。

那天下班，路过一家小饭馆的门口，周围响起断断续续的笛子声，扭头一看，一个送餐的快递员，正骑在电动车的车座上吹奏，眼睛盯着导航用的手机，可能在看乐谱。应该是在等着取餐。这样的场景偶尔会出现在短视频网站里，看过几次后，就觉得不新鲜了。但是第一次真正见到，还是很生感叹。



回家后，我对儿子说：“人家那才叫享受生活，不管多忙，总能挤出时间来，亲近自己喜欢的艺术。”“那是享受艺术。”我儿子想了一会儿，反驳说。然后他又开始絮絮叨叨，大意是：享受就是享受，啥也不干。我知道他是嫌我们烦，但是又离不开我们。他真的没有能力像自己计划的那样享受生活。那其实是一种对孤独的享受。其实，我们大人也和他一样。

施罗姆说过，“个体化过程的另一方面就是日益增加的孤独”。我们越是觉得自己需要自由，越是觉得自己无法面对孤独。吹笛子的那位，吹的也许是孤独，也许是等人喝彩。我儿子偷偷地玩游戏，玩儿的既是与虚拟世界的对话，也不排除与我们的斗智斗勇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文苑

门与窗

□ 钱钟书

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，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。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。

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，窗多少是一种奢侈。屋子的本意，只像鸟窠兽窟，准备人回来过夜的，把门关上，算是保护。但是墙上开了窗子，收入光明和空气，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，关了门也可以生活。

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，不只是避风雨、过夜的地方，并且有了陈设，挂着书画，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、工作、娱乐、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。门是人的进出口，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。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威胁，而向四堵墙、一个屋顶里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，驯服了它，给人利用，好比我们笼络野马，变为家畜一样。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，不必去找光明，换空气，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。所以，人对于自然的胜利，窗也是一个。我们刚说门是需要，需要是不由人做主的。譬如饿了就要吃饭，渴了就得喝水。所以，有人敲门，你总得去开，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，也许像德昆西的《论谋杀后闻打门声》中所说，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，也许是浪子回家，也许是有人借债（更许是讨债），你愈不知道，怕去开，你愈想知道究竟，愈要去开。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，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，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想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。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。但是窗呢？你清早起来，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，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，是雪，是雾，是雨，还是好太阳，决定要不要开窗子。

——摘自《钱钟书集》

心里有本清楚账

□ 褚时健

那一年，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，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。我把原本由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，烤酒、卖酒。一个15岁的少年，独自做烤酒这件事，还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，心里有些恍惚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

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，因为我认真，负责任，心里有谱。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：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，会总结，找到规律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，规律搞清楚了，办法就出来了。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，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。

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，我经常对那些作业长说：你们不要傻做，要学会掌握技术。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，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。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，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？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，井冈山时期驮枪又驮炮，但它什么也没评不到，为什么？它不进步嘛。人家求进步的，评

大将评上将，对不对？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，莫糊涂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，经验都在肚子里，动手做就可以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，包谷用了多少，燃料费花了多少，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，再简单都要记下来；卖完酒后，算一算，盈余了多少，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。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，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。

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，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的出酒率高，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。我那个时候烤酒经验多了，敲敲酒缸就知道酒的度数有多高，现在这个本事我仍然是有的。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：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？其实就是认不认真，会不会做成本核算。

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，认真很重要，成本核算也很重要。

——摘自《党政论坛》

■ 赐稿邮箱：dtwbzj@163.com ■